

獨立歌手藍奕邦：做自己不是一句口號

「每天活好你的人生，你自己每一日都 be proud of yourself，你身邊的人自然會感受到，如果你是 gay，你做一個最出色的基佬。」



藍奕邦最近重新改編〈三點冰室〉，是二十年前他首張大碟《不要人見人愛》其中一曲，他與詞人梁柏堅合寫新詞，把這一間冰室改頭換面，歌詞如是唱：「望一街吉舖／打咭應趁早」（原版歌詞：但街上路人都不比我好）、「兩鎗飯已稱霸下／無其它」（原版歌詞：怕我忘記怎歸家 無其它），既是香港冰室文化的現況，也像寫下城市的變遷。

「冰室茶餐廳文化始終是香港獨有的象徵，二十年前二十年後，甚至再二十年後，香港都會繼續有茶餐廳，繼續有那些食物，只不過茶餐廳外面的香港會是怎樣呢？」藍奕邦說。

2004 年，藍奕邦在偶像派當道的年代出道，當時大部分樂壇新人從模特兒公司找回來，音樂性很次要，唱片公司簽下藍奕邦，想試一試新模式，給予他所有 A&R（artist and repertoire）話事權，在資源有限下，他沒太多外在包裝，以鋼琴相伴，包辦第一張大碟曲詞創作。藍奕邦從一開始高舉不要人見人愛的姿態，這廿年來，在不同題材之間遊走，唱過〈六月〉，涉及性別議題的《好風光》專輯，2014 年受情緒病困擾淡出樂壇，停工休息，直到 2021 年，他轉為獨立歌手復出，正式歸位。

在樂壇打滾二十年，他直言價值觀和執着個性沒變，如今即將舉行 20 周年音樂會，他一早預告，完完整整地重玩《不要人見人愛》專輯所有曲目，原因是當年他心裡有數，預計自己一碟玩完，所以抱着一個心態：「我做一隻很厲害，十年後，二十年後，再聽都覺得沒有過時的專輯。」

在他眼中，這張廿年前唱片所說的東西，跟現在這個時代還是吻合。



二十年前追潮流的香港人

藍奕邦形容，《不要人見人愛》專輯一首情歌也沒有，社會性很重，如〈憤怒青年〉和〈熱帶魚〉。當年他用熱帶魚來描述香港人，「我覺得很多香港人好像流行一種東西，就一窩蜂去追，他們不知道自己在追什麼，純粹因為大家在追一種東西，譬如 2003 年寫完這首歌，我記得那一年忽然間很多反戰活動，當時世界各地有很多戰爭，大家都說反戰呀，peace 呀，突然這變成口號。我會心諗，其實你知不知道你在反什麼呢？」

“「我覺得很多香港人好像流行一種東西，就一窩蜂去追，他們不知道自己在追什麼，純粹因為大家在追一種東西。」

〈熱帶魚〉歌詞：

興那個 聽那個 起勢唱吧 他會舞 雙截棍
然後你又去耍 大紅人 講那套 反戰說話
因你怕 跟不上 然後你又去反

「你看現在香港都是潮流一出來，或者有很多人在做的東西，大家一窩蜂跟着做，其實內裡說什麼呢？」舉例說，藍奕邦不時於 IG 上載煮飯照，「人們以為我廚藝很厲害，可以開班教人，現在這個社會就是這樣，你上載多幾張做運動的照片，你就是運動撚，就會有客戶找你（宣傳）波鞋和行山用具。」

另一首歌〈Doll〉描述一些人追尋物質上的炫耀，不惜一切買衣服，借服裝找贊助，在社交媒體打造自己是時裝達人。藍奕邦說：「廿年前，大家好像都想要人見人愛，譬如我追潮流，我要營造自己不是一個真正的自己，為求人見人愛。現在反過來，人們動不動就說要做自己，但他不是做自己，純粹是一個口號。」

「現在彷彿你做自己，話你自己做自己才是人見人愛，你是否真的做自己？還是你當口號去講出來？」



| [藍奕邦](#) /

茶餐廳眾生相

至於原版的〈三點冰室〉，夠真，夠寫實，寫於少年藍奕邦失業的日子，旁觀茶餐廳眾生相。

成為歌手前，藍奕邦打過寫字樓工，因為公司裁員，他幾個月未找到工作，那時候他不想留在家中無所事事，每天到樓下茶餐廳呆坐數小時，〈三點冰室〉原版就在這個狀態下啟發出來。

“現在很多茶餐廳下午三時還在營業，晚上七時瀏覽餐廳 Facebook，公告今天是最後營業，多謝顧客多年來的支持，「那種今日不知明日事，那個不明確的感覺，強烈很多。」

對他來說，以前在茶餐廳打發時間，吸收到許多資訊，收音機和電視機傳來的聲音，還有學生、大叔和夥計的對話，在茶餐廳聽別人說話，永不會脫節。「那時候香港人沒有危機感，〈三點冰室〉第一個版本有種慵懶，有種 hea，都是迷茫，但人們比較沒有那麼心急，或者沒有那麼擔憂，那個年代我會沉醉那種很慵懶的感覺。」

不過廿年後，你進去茶餐廳遇到很多人，「你會覺得有些事情不要那麼大聲說，不要大庭廣眾說，你不知道旁邊有什麼人。你會覺得茶餐廳外面的世界，20 年後，那個不安全感比 20 年前明顯很多。」藍奕邦如是說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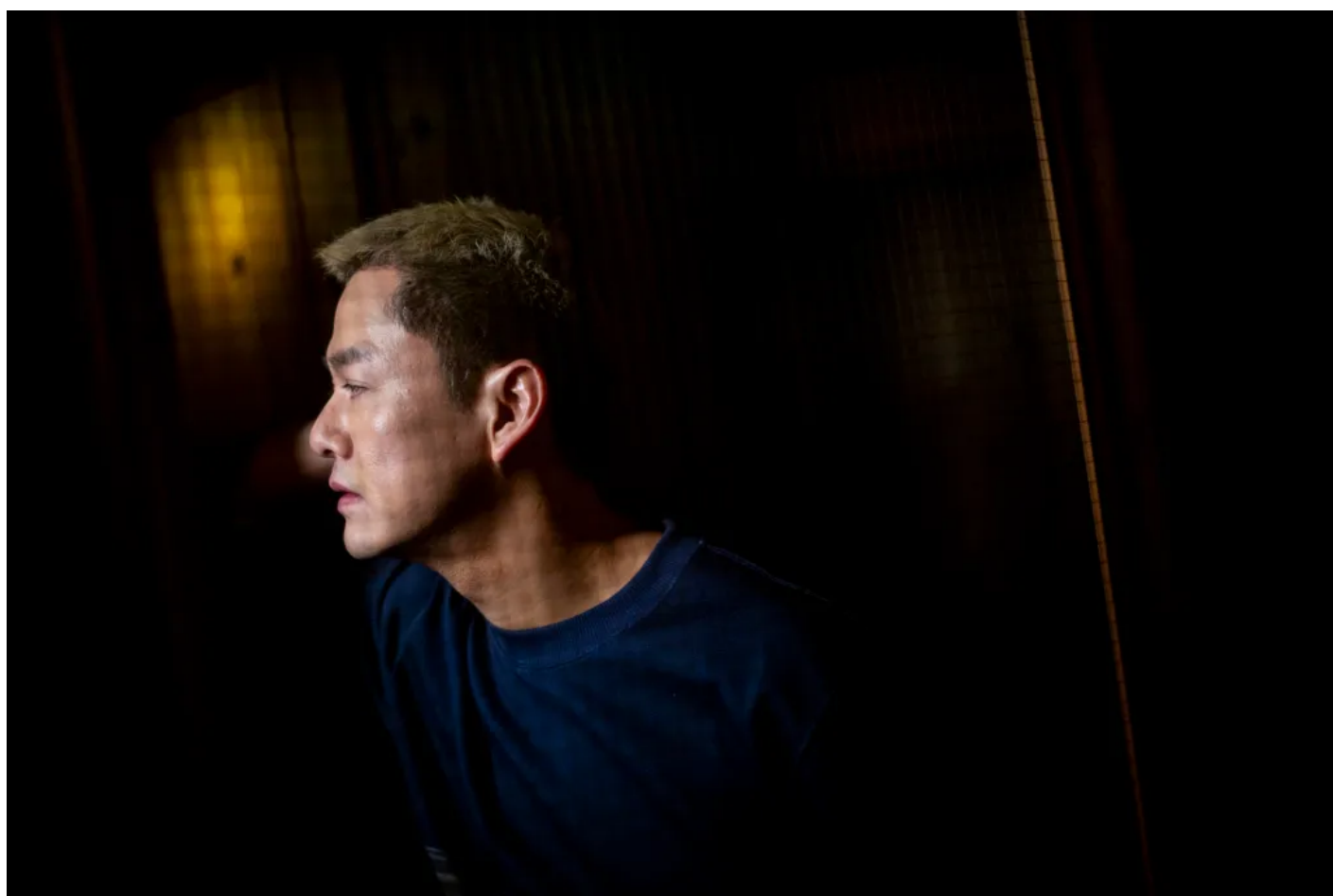
新版的〈三點冰室〉（七點交吉）寫出這種不安全感——結業潮下的香港。他觀察到，現在很多茶餐廳下午三時還在營業，晚上七時瀏覽餐廳 Facebook，公告今天是最後營業，多謝顧客多年來的

支持，「那種今日不知明日事，那個不明確的感覺，強烈很多。」

某程度上，茶餐廳裡的人生百態是社會寫照。歸位後的藍奕邦，歌曲題材更宏觀，像〈圍牆倒下前〉寫給冷戰時期東西德分裂被拆散的家庭，Hip Hop 曲風的〈醫生我無病〉以個人經歷反照病態社會。他覺得如今樂壇更好玩，脫離了唱片公司的束縛，以獨立歌手身分做音樂，先後與 Cehryl、Matt Force、hirsK、Shelf-Index、Voel 等本地新晉音樂人合作。

還在唱片公司的時候，他寫一首歌，寫一份詞，要呈給老闆和同事過目，做獨立歌手，少了這個流程及心理壓力，「但有時候會覺得，其實我寫這首歌是給我的歌迷，給聽眾，還是給老闆和同事去聽？」他最初不太確定方向，現在創作很純粹：「我想做一首這樣的歌，我想講這樣的東西，咁就做啦。」

回顧復出這三年，他經常跟團隊笑說：「我們做的歌和 MV，如果我還在唱片公司，應該不會這樣做，不會這樣拍，應該可能出不到。」他提到幾首歌包括〈圍牆倒下前〉，以及〈生〉與〈命〉，「唱片公司會不會過堂這兩個 MV 呢？」



沒有忌諱的世界

〈生〉是他復出第一作，MV 裡的四個人物，代表歌者過去失落的面向，藍奕邦曾經說過，這首歌由歌詞鋪排到編曲，是給香港人情緒宣洩的出口。被問到做音樂是否需要回應當下，他直說，自己有某些歌可能社會性比較重，但歌曲可以有不同類型的題材，可以談愛情，談性，題材不是最重要，而是製作出來的整個氛圍，或是選擇用的歌詞，用的聲音，不要停留在某個年代或眷戀某個年代的東西，做音樂最好玩，就是有很多不同可能性，如果每一首歌都要回應社會，就沒有了音樂本身的意義。

“ 某些歌可能社會性比較重，但歌曲可以有不同類型的題材，可以談愛情，談性，題材不是最重要，而是製作出來的整個氛圍，或是選擇用的歌詞，用的聲音，不要停留在某個年代或眷戀某個年代的東西。

他認為一個 artist 是一把聲音，一把聚焦到這個城市的聲音，單是做音樂和歌曲是不足夠的，一個 artist 要創造一個世界給他的歌迷，「這個世界裡面，音樂只是一部分，這個 artist 要創造出一個世界有他音樂以外的訊息，有他的形象，有他的價值觀，有他的時尚感，音樂不是唯一。」

筆者追問，藍奕邦創造出來的世界是怎樣的？他答得肯定：「一個沒有忌諱的世界。」

二十年前，人人期望每個入行的樂壇新人都是乖仔乖女，正氣，不煙不酒不講粗口，沒有 dark side，沒有反叛的一面，藍奕邦反問：「為什麼要這樣？為什麼我一定要人見人愛？」

他覺得，所有事情都可能沒有絕對正確，「成長有很多 taboo（禁忌）跟着我的心，譬如我家人的行業（成人玩具生意），我的取向，我是 live with 這個 taboo，從小到大我有兩個很大的 taboo，還有我去外國讀書，一個亞洲人在白人社會，我都面對過種族歧視，我想我的人生是充斥着這些 taboo，而這些 taboo 帶給我許多衝擊，令到我懂得問：為什麼一定要這樣？」

「我想我 create 出來的世界沒有任何東西是 taboo」，大家不要不敢去挑戰一些既有固定的定律，每一樣不可見光，不可拿出來講的事，「只要你可以用一個 respectful、正經的態度去講，沒有什麼不可以說。」



打破刻板男女印象

聽藍奕邦的音樂作品，他一直在挑戰這些固有定律，打破框框，像 2012 年製作《好風光》專輯，〈Cocktail〉以雞尾酒寫情愛，男或女女或男將性別擴大，〈晚晚禮拜六〉唱得風騷開放。

“2012 年，縱然有主流歌手公開「出櫃」，但社會風氣遠不及現時開放。藍奕邦形容，那個年代有段長時間好像要「勒住勒住」，不可以被人懷疑任何事

藍奕邦回頭看，那時候做《好風光》沒有什麼抱負，純粹是鋼琴王子、文青這類嚴肅形象，他覺得做夠了。原來大家不知道他懂得唱快歌和跳舞，所以他想把這一面呈現出來，一個 artist 要多元化，不能永遠獨沽一味做一件事，而且唱片公司也意識到他好像很抑壓，心理上需要解放。

時值 2012 年，縱然有主流歌手公開「出櫃」，但社會風氣遠不及現時開放。藍奕邦形容，那個年代有段長時間好像要「勒住勒住」，不可以被人懷疑任何事，「就算寫歌詞，那個年代的 A&R 都覺得你可以 suggestive（暗示）但不可以 explicit，你可以有個意識，但不可以很邪惡，就算做性別議題，寫的文字都要好靚，文字要有點深。」

唱片公司怕他被傳媒針對甚至傷害，監管得嚴謹，他後來在社交平台重提當年做歌的大前提是：「可以 sell 曖昧，叫人估估下，但一定要有矜持同羞恥感，千祈唔好太坦白而『露底』（性取向）。」



以前性小眾廣東歌充滿鬱結

「當然在我心目中，其實當年我可以去得盡一點，再大膽一點。」今年 8 月，藍奕邦推出單曲〈男孩子〉時一改這個心態，這個 46 歲中佬叫人做自己，想怎樣就怎樣，「男孩子需要更風流／來抗衡幾多皺眉頭」，打造一首無羞恥感的 LGBT 跳舞快歌。

他解釋道，許多歐美 LGBT 歌手自出道以來，歌曲裡的 he or she 直接寫出來，如美國歌手 Chappell Roan 不會煞有介事去講取向，「今時今日再做〈男孩子〉就是這個心態，我不需要為了這些議題去 fight for（爭取）什麼，I’ m just being myself，你喜歡你不喜歡，你反對不關我事，I’ m just living my life！」

藍奕邦推出單曲〈男孩子〉時一改這個心態，這個 46 歲中佬叫人做自己，想怎樣就怎樣，「男孩子需要更風流／來抗衡幾多皺眉頭」，打造一首無羞恥感的 LGBT 跳舞快歌。

「我覺得十幾年前做（LGBT）廣東歌，有少少無形的社會責任。我講這些議題的時候，我都要有一點點控訴，或者講少少這個社會的不公，例如〈藍田金婚〉。」

林夕筆下的〈藍田金婚〉寫同性婚姻，藍奕邦續道：「當年做這些題材，你不可以太過無鬱結，雖然那時候我已經沒有鬱結，但彷彿如果你在那個年代要 present 這些東西，你都要帶一點鬱結。」

「我覺得現在的態度，最好的爭取方式是 You live your life well，我經常都說，你要爭取什麼平權，其實不是單靠每年去 pride 或者去一次 Pink Dot（一點粉紅）就夠。最有效的爭取就是你自己以身作則，你每天活好你的人生，你自己每一日都 be proud of yourself，你身邊的人自然會感受到，即是 start from the micro，在你每個人的個人層面，你個人的圈子裡面，如果你是 gay，你做一個最出色的基佬。」

活着已值得慶祝



/

訪問期間，藍奕邦提起最近找回一張舊照片，是廿年前他做樂壇新人第一年，出席香港商業電台叱咤記者會的大合照，站在最中間「C位」的是楊千嬅、Twins、古巨基、許志安等當紮歌手。藍奕邦記得，當日一次過見到所有大明星，他沒有特別興奮，反而社恐發作，臨近拍大合照一刻，他才走出來，企最後一排最左邊的位置。

“你每天活好你的人生，你自己每一日都 be proud of yourself，你身邊的人自然會感受到，即是 start from the micro，在你每個人的個人層面，你個人的圈子裡面，如果你是 gay，你做一個最出色的基佬。

「原來（廿年）不是很長，不是眨一眼，是眨幾眼。」廿年後，藍奕邦仍然活躍在樂壇，聽他一路訴說自己的故事，人到中年，眼前的他沒有半點中佬的無奈，音樂路上繼續作新嘗試，經歷大病，他對自己更加坦白，不再勉強社交，遇到不喜歡的人，直接當對方透明。

這張大合照中，有些歌手已經淡出幕前，或將事業重心轉移到其他地方。問他之後會繼續在香港做音樂嗎？他答不知道，由復出那天起，他早就說過，不知道明天會發生什麼事，「我已經 46 歲，人生都有危機感，我經常覺得，我四十幾歲，有很多人五十幾歲就 bye bye（離逝），如果我好命的話，活多三四十年，如果不好命的話，可能過多幾年就 bye bye。」

他口中強調：「人不能太正面」、「兩手準備」，現在他不會規劃太長遠，這一刻想做什麼就做，逐步逐步走，「行完這一步，你會見到下一步，再行完下一步，你會見到下下一步。」

「今時今日我會 make an effort to stay happy，以前不會覺得需要 make effort，或者整個環境令到你覺得不需要 make effort 去開心……我覺得這幾年香港人經歷了這麼多事情，再加上疫情，這段時間培育到大家，係呀，這個地方可以好唔開心，所以你更加要落力令自己開心。」

“此時此刻，藍奕邦只想告訴大家，成功和快樂有很多不同方式，「無論如何，你要為你還在這個世界生存，你都要慶祝。」

他說其中一件事，就是要多點慶祝，每做完一個 project，給自己藉口去慶祝。即將舉行的音樂會，就是要慶祝自己依然在香港樂壇健在。

《要不要人見人愛音樂會》的海報，藍奕邦穿白色底褲，躺在鋼琴上，腿張開擺出 L 字形姿勢。藍奕邦笑言：「你見到張海報，如果用一個最老套最傳統的人的心態，他們會問『嘩』、『搞錯呀』，出道廿年都只開四百幾人的場地，影海報沒有衫著，穿底褲出來。」

「我經常覺得，為何人的成功只有一種？別人會覺得你做了 20 年，你又是香港主流歌手，為何你不開紅館？為何你不拍一張汪明荃〈Make my day〉那種（華麗）海報？」此時此刻，藍奕邦只想告訴大家，成功和快樂有很多不同方式，「無論如何，你要為你還在這個世界生存，你都要慶祝。」